

## 章太炎佚文三则

江 曦

近见章太炎先生文三篇,为《章太炎全集》所未收,诸家年谱亦未及,因校录如下,并为小考附后。

### 1.《中国书目考序》

临海项慈园为书目考,盖效小学经义诸考例,为簿录之。书之有录,世皆知其起二刘,上考周官宰夫之职,正掌官法以治要,师掌官成以治凡,司掌官法以治目,然则其来亦远矣。案牒之法,移之以治群书,则始有校讎辑录之事,主重任举。汉时治《尚书》者,言称孔子为篇家,夫《礼》之序官,其本然也。《诗》《书》有篇序,而《易》亦有序卦,则肇于孔子、子夏。二刘之在书府,括囊大典,为之区目,是亦因前事而广之尔。其后典籍滋衍,无目录则无以检柙,其窥寻又不易。由是荀勗、王俭、阮孝绪等继作,次及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四库提要》之伦,而书之兴废大可见矣。然以区域之广,笔著之众,官府犹不得一一一致之。故有昔未著录,后世反得之著,固不可悉以为伪也。于是海外所致,私家所藏,亦因以见贵。逮及近世,官私簿录,日益殷起,又以旁行之书,与线装相属,故其枝条猥繁。视曩时官簿尤难理,后之人非徒不能识其书,虽目录或不遍睹焉。其欲定除重复,以见书籍存没之数,盖亦难矣。慈园在浙江图书馆久,馆故有四库书,他籍亦略具。慈园先取《台州经籍志》著于录,所志益广,旁及诸家书目,用相参伍,知其不可以相无也,实始删治略要,以为是考。首以提要、总录,而四部又各分署:禁书、徵访,所以存遗佚;乡著、丛刻,所以阅众甫。其余治书之术又为数类,都而集之,分部十六,于诸目中又为目焉。而谓多闻守之以约,多见守之以卓者欤。抑自季清而下,海外新著相继内输,其已为此土译述者,如《隋志》志释典之例,计其都数,名以别录可也。其未译者,宜不与域中典籍数。然藏者犹著其目,篇帙杂糅,失其伦脊。余以为宜有裁别,以存义法。因举以质慈园,其以为何如也?民国十二年一月章炳麟序。

### 2.《台州经籍志序》

天台之麓,玄圣之所游化,遗逸之所栖止。舒而为文学智者之象法,景参之地理。诚斋之礼,于中夏殆绝艺也,其余说经缀辞,自名其学者不可胜

数。一方之书散而不收则前人亡以遗后,后人亡以识古。浙江之东自永嘉金华成名于宋,近世皆有丛集之书,远者至于令支无终,前世不毛之壤尚犹摭拾遗迹,识之槎桠,岂况台州文教所渐,人灵所聚,遗书可观,今其如台而独阙也?民国四年,诸夏既定,弭兵不用,故台州乡僎荐绅,惟所以覲文偃武致民,于前文人之思者,所在徵求,其遗籍往往间出,各有部帙,以彫于木,而编其目,令就班秩者,临海项生元勋也。寻其结撰,至思不貳,绍闻用心亦良勤矣。余闻之,德行,本也,道艺,末也,因缘文籍,几以识其内心,而乡之风教可睹。往世哲人所以留遗迹象于后嗣者,其必有心术之动,诚歟之流也。自方正学笃志修古,学成以死其一言。而齐周华厄于狂虏,著书传辞以亢大宗,名不显而身戮,至今攘除之功,则齐公为其先导。此二贤者奋乎百祀之上,闻者兴起,愬夫可立,则岂独文学绝艺云尔而已乎?乡人士苟自勉以节操,质有其文,其庶几无忝斯书也。民国四年岁在旃蒙单阏,月在毕相,余杭章炳麟序。

### 3.《项元哲墓志铭》

孝子姓项氏,讳元哲,浙江临海人也。年十七入台州府中学校,勤于学,冠其曹。以父病归侍汤药,父愈母复病。时秋稻熟,方督僮仆收刈,少息即归侍汤药,日至四反。母病衰,自以废学,又亟返校,攻苦过恒,时以劳得脾弱病,犹日夜校理,口为生疮。顷之,母病复剧,乃蹙然曰:“亲危尚游学乎?”遽与兄士元归省,旦夕不离母卧榻,茶药汤火皆躬亲之。母稍安,然孝子时忧母不起,背母辄流涕,比相对若平时。一夕假寐,闻母梦寢,惊起,披衣跣足诣母前,中寒病发,遂死。时胡清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。民国某年某月葬于某处。士元来告,乃为之铭曰:纯德之至,必在穷乡;殒身为期,匪求闻望;嗟矣桀跖,毋妄褒扬。

以上第三篇文章系章太炎为项士元弟项元哲作的墓志铭,见《台州经籍志》卷十九子部农家类植物简明表条;前两篇乃章氏为项士元的两部书目《台州经籍志》和《中国书目考》所作的序,分别为《台州经籍志》(民国四年排印本)序二、《中国书目考》(山东大学图书馆藏张镜夫旧藏抄本)序一。检汤志钧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(中华书局1979年)、《章太炎全集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—1986年)、谢樱宁《章太炎年谱摭遗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)、姚奠中、董国炎《章太炎学术年谱》(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)不及此三文,知为章太炎先生佚文。

项士元(1887—1959),名元勋,字慈园,浙江临海人,辛亥年优贡生。项元哲,士元弟,字启元,以孝闻名。生于光绪十七年,宣统元年因侍母染疾而逝,年十八。著有《植物简明表》一卷、《算术演解》八册等。项元哲去世后,“士元来告,(章氏)乃为之铭”。此铭未署撰写时间,只言“民国某年某月(项元哲)葬于某处”,后作铭,而项士元《台州经籍志》成于民国四年,知此铭应撰于民国元年至民国四年间。

项士元民国间在浙江图书馆工作甚久。年未三十即精于考证,性好聚书,有乡邦读书种子之誉。有寒石草堂藏书,民国年间与屈映光精一堂(曦按:有《精一堂书目》四卷,据项氏《中国书目考》卷五,知此目为项氏所撰)崛兴。尝自言:“慎余书屋(曦按:郑伟章《文献家通考》误为“情余书屋”),戴昂屏(予芗)藏书之所,书凡一千六百多部……手抄及乡邦文献各书多归予寒石草堂。”<sup>①</sup>所积书达三万馀卷,其中台州乡邦文献尤多,有《寒石草堂所藏台州书目》一册,共著录七百一十五种,其中明刊本二十馀种、明抄本一种、稿本五十一一种、精写本十种,较金嗣猷鸿远楼(曦按:有《鸿远楼所藏台州书目》)后来居上<sup>②</sup>。其他旧槧、稿本、抄校本,亦不下五百种<sup>③</sup>,可谓一代藏书家。建国后项氏曾于1951年和1952年将寒石草堂之书捐献浙江省图书馆,该馆为之刊目。著有《台州经籍志》四十卷、《中国书目考》十卷等。

《台州经籍志》采录自隋以至近代台州所属各县人士著作,共四千馀种,反映一郡之文艺。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,“是志分类则略依纪氏库目,解题则仿晁氏《读书志》、陈氏《解题》;复遵马氏《文献通考》、朱氏《经义考》,详载序跋论断存佚;参《铁网珊瑚》、《天禄琳琅》,间采题跋姓名、收藏印记,盖欲藉以阐发潜幽。”<sup>④</sup>每书著录书名、卷数、著者姓名、时代、籍贯,今存者略著其版本,未见者注“今未见”,确定已佚的注“今佚”,书名下标明出处,以存著录源流。著者名下,或考其出身仕历,或录各书序跋及诸家评论,取材较丰,考订周详。

项氏于宣统二年(1910)始撰此志,凡四十卷之巨,民国四年杀青,即由浙江图书馆排印出版。前由屈映光等六位江浙名流为序,章太炎序为其二。项氏“脱稿未几,适屈文六(映光)少卿有拟刊《台州丛书三编》之议……各以例言、说帖、总目以进序(于章氏)。”章氏于是年七月作此序。序中章氏误以为《台州经籍志》乃项氏在台州乡僎荐绅徵求遗籍刊刻出版的基础上,于民国四年编订的出版书目,所以说:“于前文人之思者,所在徵求,其遗籍往往间出,各有部帙,以彫于木,而编其目,令就班秩者,临海项生元勋也。”所以项氏在章氏的序后加了按,以澄清此事:“拙著实兼载存佚,始于宣统庚戌,今年(民国四年)仲夏脱稿……序中台州乡僎荐绅以下云云,想即误会当时之说,盖初以卷帙繁重,太炎先生远居燕都,仅节录略目二册呈览。”但“又闻其新丧爱女,心绪甚恶,不便请改”,所以只好照此出版。

1923年项氏又撰《中国书目考》十卷。山东大学图书馆有张镜夫旧藏传抄清稿本,为海内仅存。此本已残,存六卷六册,另有张镜夫撰《中国书目考目

①见《文澜学报》1936年第二卷第三、四期合刊。

②见项士元《浙江藏书家考略》(载于《文澜学报》1937年第三卷第一期)。

③转引自郑伟章《文献家通考》项士元条。

④项士元《台州经籍志》例言。

录》一卷一册(曦按:张氏目录仅收录六卷,盖张氏所见亦仅此残卷)。此考收上起西汉刘向《别录》,下迄民国两千余年书目之可考者,详加考订,汇刊于一书,按代编次,聚为目录之目录。凡分提要、总录、文章、藏书、经学、史事、诸子、徵访、乡著、禁书、版本、校刊、题跋、丛刊、别录、金石等十六类。在序例中,项氏简略考订了此十六类书目之源流。亦有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之效。今诸子以下九类未见,仅前七类收书目即达五百七十种之巨。每条书目,首书名,次卷数,次撰者朝代及籍贯,次撰者,次科举仕历(部分有此项),最后或徵引旁书,或引录序跋,用相参伍,叙其成书过程、版本源流、收书情况等。褚传浩在序中称其为“从前所未有,一时之奇作也”。

章氏于民国十二年一月撰此序,除了盛赞项氏撰是考之功,亦对项氏把外文书目归于别录一类提出质疑:“抑自季清而下,海外新著相继内输,其已为此土译述者,如《隋志》志释典之例,计其都数,名以别录可也。其未译者,宜不与域中典籍数。然藏者犹著其目,篇帙杂糅,失其伦脊。余以为宜有裁别,以存义法。因举以质慈园,其以为何如也?”章氏认为西洋之书有汉译者可以别录的方式著录之,而没有汉译的则不宜别录。

《台州经籍志序》乃章氏被袁世凯禁锢时作,时袁氏谋划称帝,辛亥之成果危在旦夕,章氏于幽居中感时局之危亡,以文章大声疾呼,与袁抗争,此为眉睫之迫。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妄图迫使章氏改变立场,序中章氏用了方孝孺宁死不为明成祖朱棣草即位诏而被杀、齐周华因其所作文字“语犯时忌”而遭诛的典故,从一侧面反映了章氏此时的处境,这种情况下,对项氏求序之事无暇亦无心兼顾。不然项氏“节录略目二册呈览”,“各以例言、说帖、总目以进序”,一般人只要略读《台州经籍志》的例言,就能明白此志非民国四年始作,亦非出版之书目,何况章氏乎?而《中国书目考序》作于民国十二年,此时章氏提倡国故,多留心学术,在序中章氏不仅对《中国书目考》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,而且对项氏的分类法提出了质疑。相比之下,《中国书目考序》的学术价值更大。

在章氏的各类年谱中均未记载章项二人的交往,这三篇文章为我们透露了二人交往的信息,可补章氏年谱以及全集之阙。章氏全集中关于目录学的文章甚少,《台州经籍志序》和《中国书目考序》对研究章氏的学术思想,特别是目录学思想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本文经刘晓东先生、杜泽逊师审订,谨致谢忱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